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尚书·尧典》解说

以时、孝为源的正治

张祥龙 著



经典通识讲稿

《尚书·尧典》解说

以时、孝为源的正治

张祥龙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编目 (CIP) 数据

《尚书·尧典》解说：以时、孝为源的正治 / 甘阳主编；
张祥龙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8
(经典通识讲稿)

ISBN 978-7-108-05318-3

I. ①尚… II. ①甘… ②张… III. ①《尚书》—研究
IV. ①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4572 号

责任编辑 张静芳

装帧设计 张 红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91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慢下来，静下来

“经典通识讲稿”总序

甘 阳

中国文化论坛在 2005 年于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首届论坛曾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对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以及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行性作了广泛的讨论。那次会上许多学者专家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大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而通识教育的开展则应该首先着重建设“核心课程”，特别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在此共识基础上，中国文化论坛委托我从 2007 年暑期开始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等合作开办了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讲习班的具体方式为每次

请若干资深教师细读讲解若干经典文本，每天上午授课 3 课时，下午授课 3 课时，学员除必须参加上午和下午的课程外，还要求参加至少两次小班讨论（晚上）。目前这个纯粹公益性的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年，每次接受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正式学员二百人，加上旁听的人数常达四百人以上，对于传播推广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套丛书以讲习班部分教师的讲稿为基础，同时接受其他优秀的通识讲稿，目的即在让更多读书人分享通识教育的成果。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这些热心通识教育事业的教师，感谢为历届讲习班提供教学场地和行政后勤支持的大学领导和同事，更要感谢参加历届讲习班的数以千计的学员。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大学领导、大学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解和支持，幸运的是，现在这样的支持者正越来越多。

需要说明，中外经典文本细读当然不是通识教育的全部，而只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我们之所以特别注重这个方面，说到底还是希望重新树立认真读书的风气。经典阅读的第一个要求是：Slow down！（“慢下来”！）而不是快餐式阅读。我相信，当今教育的最大敌人就是弥漫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而通识教育就其植根于古

典自由教育理念而言，首先必须提倡慢下来，静下来，克服现代人的浮躁气和功利心。许多历史悠久的欧美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之所以今天仍然要求必修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不是旨在把所有学生培养成古典学家，而是希望通过学习这些并无实用性的古典语言让学生慢下来，静下来，从而成为能自由思考的自由人。

我想对所有的大学生说：大学四年，慌什么？毛什么？急什么？慢下来，静下来，开开心心读点书！

2012 年六一儿童节

目 录

讲 稿

- 4 一 《尧典》的真书身份
- 14 二 此书此篇的基本结构、版本和内容
- 28 三 什么是人类最美好的生存方式？
- 42 四 《尧典》中的“时”
- 64 五 尧知人之能与舜行孝之难
- 93 六 尧对舜的测试；孝的时性和能力
- 105 七 《尧典》中的亲子关系

附 录

- 121 孝意识的时间分析

169 建议阅读书目

170 后 记

讲 稿

本讲稿根据张祥龙先生在 2012 年 7 月中国文化论坛“第六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经作者修订和增补。

早上好。今天来向大家解说《尚书》中的《尧典》。先介绍一下它在中国古文献中的地位，也就是它那不寻常的、以“第一”著称的历史地位。它是《尚书》的第一篇，《尚书》又是中国古代的第一文献（《周易》的卦象部分可能出现得更早，但文字部分要晚于《尚书》的前几部分），或第一书。当然还有《诗经》。涉及政论的古代文本，《尧典》是中华现存全部文献里的第一篇。再者，《尧典》讲述的是儒家承认的第一位、第二位圣人，即尧和舜。所以我们可以称《尧典》为中华文明第一典，其中阐发的是这个文明在很多意义上的源头，既是思想哲理的源头，也是精神信仰的源头，又是生存结构的源头和政统的源头。但是这个经典到目前为止好像还很有一些思想内涵有待于挖掘。它出现后的数千年里，思想者和学者们对它做过众多的解说，但其中还是有些重要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对此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自豪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新时代，有新的思想视野、哲理视野和人生的新体

验，阅读这么古远、丰富的文本，有一些新感受很自然，无足为奇。但我还要再加一句，以下的解释，主要是从第四部分往后，与我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的当代解释，都很不同。不过，让我们先搭起讨论的架子来。

一《尧典》的真书身份

说到《尧典》的文本地位，就要说到现代疑古思潮。这个思潮的推动者认为《尧典》是伪作，也就是说，它不是尧舜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而是战国至秦汉的儒者伪造的。此结论不能成立。由于判定它是不是伪作，会很大地影响到我们对于它的阅读效果，所以，虽然我不是考据行家，但为了往下讲，还是要依据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辨析一番。

1. 两种疑古：好古之疑与恨古之疑

疑古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好古之疑，是为了去伪存真，因为当事人太喜欢古，不能容忍假的存在。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像孔子、司马迁等对于古文献的真伪取舍，都是

非常讲究和严格的。尤其是宋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某些经典产生了怀疑，去辨析其真伪，到清代达到高潮。另一种疑古是恨古之疑，对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的古经典、文化源头，有一种来自于新文化运动或者其他方面的憎恶和鄙视。所以它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背景甚至政治背景，于是便在一个要否定中华文化的现代生存资格的学术冲动及其视野中来怀疑古、污损古，定要将这个文化的经典或思想灵魂排斥到中国人和国际学人的现实关注之外。这种思潮被称为现代疑古主义思潮，虽然清末已经有苗头，比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但毕竟以新文化运动为其主动力和代表，其中顾颉刚先生是具体执行者中最著名者。很可悲的是，20世纪以来，疑古不但成了主义，还成了主流，到现在虽稍有缓解，但总的说来还很有影响。

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很及时，代表学界的一种新走向。这首先还不是文化立场的改变，而是学术良知的恢复。为什么要“走出疑古主义”？主要因为这主义不真，它的方法出了问题。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疑古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大成问题的，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年代、内容和作者的判伪往往是错判，某种意义上疑古主义自己倒是有些

伪。疑古主义思潮是红白两道都曾鼓励推行的，导致现代中国人的古代意识全面地非经典化。因此，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国家，非常可悲，而想替代中国古代经典的努力，无论是红色经典还是白色经典都没成经。直到现在，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还受到这个事实的极大影响。一个有着灿烂文明史的民族的信仰、思想、精神命脉被砍挖掉了，文化生态被极大地去森林化、去灌木丛化、去草地化，成了一片流沙。这么伟大的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活的历史最悠长，使用人类唯一存活下来的原创文字（另外三种早已灭绝），居然没有了自己的经典，这很麻烦，在世界文明史上非常罕见。这也是现代中国人面对异文化挑战——既有压迫式的挑战，也有同化式的挑战——的时候，为什么如此数典忘祖、手足无措的原因。西方民族有西方的经典，到西方上过大学，或进他们的教堂坐一坐就知道了。照理说，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经典和源头都会尽全力保护，就像要保护大江大河的源头，这是一种文化本能乃至生存本能。犹太人更不用说，两千多年前就被打散了，但靠着经典，也就是把经典当成经典的坚贞，维系着散落在全世界的犹太人，最后居然实现复国复语——建立以色列国，恢复了希伯来语的日常存在。虽然

从政治上如何看以色列是另一回事，但我很欣赏他们对经典的尊崇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这太让现代中国人汗颜了。我们还应该看看印度、阿拉伯、日本对自己文化的看法。

从宋代到清代，好古之疑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否定了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中的一部分的真实性，虽然对于这一结论，也不是没有争论。但是，一直到乾嘉学派，一直到孙星衍——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都肯定其中西汉时就有的二十九篇经文（对于其中《泰誓》一篇，有不同处理）是真书经，这里边当然包括了《尧典》。经过千年的反复批判审核，都认定这部分是真的。但疑古主义思潮就大不一样了。顾先生讲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本]，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①，这是顾先生一个著名的创造。也就是说，文献次序上越是古的，像《尚书》中《虞夏书》中的开头几篇，出现的次序恰恰最晚，被判为是战国到秦汉间的伪作，甚至要拉到汉武帝中年以后。在中国古代，史官们大都是广义的儒家，所以儒家在华夏古代历史学上有最重要的话

①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重印版，第64页。

语权，疑古主义学派则认为儒家史籍是系统制假造伪的结果，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爱造假。“他们有小说家创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说谎的天才，所以〔造假〕容易得很。”（《古史辨自序》，第124页）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探讨。他已经拿这“反背”作为理论前提，再来求证（《古史辨自序》，第1—9页）^①，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因为其求证活动受到大胆理论的有力引导，方法上以偏概全，以今臆古，所以这个疑古主义思潮得出的不少结论，已被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是不对的。比如考订出《老子》写于秦汉之际，甚至是汉代，钱穆先生都加入其中，这是时代思潮的影响；可现在挖出了战国中期的《老子》竹简。当年这么细密的考证，这么深厚的功夫，孜孜汲汲，言之凿凿，怎么会错了？是不是应该从方法上彻底反省了？所以现在学术界的气氛有重要的转变，李学勤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位代表。顾颉刚先生的一些学生还在说老师是如何天才，但自己的观点都开始和老师

① 比如，顾先生刚说了自己的研究能力比崔述差得多，“自知要好好地读十几年书”（《古史辨自序》第1页），才有与之论辩的发言权，但下一页就提出那个反背的宏大理论，而且在那（1922—1923年）之后去贯彻始终。读了顾与钱玄同等人的通信及他的《自序》，你会悲哀。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意识居然就从这么粗陋、武断的研究方式发端！

不一样了，因为实在是守不住了。

2. 《尧典》乃真典

按照现当代一些学者，比如王国维、胡厚宣、金景芳等人的研究，《尧典》中的一些内容不是后人可编造的。还有就是从古天文学角度的研究，前有外籍人士的工作，后有竺可桢为端的中国学人的研究。或主张《尧典》中“四昏中星”的记载，表明此篇的出现确是远古之时；或认为此篇的基本材料由来有自，写成至迟也就是商末周初，或西周，最迟不会晚于东周前期^①，不可能像顾颉刚等人所言是战国至秦汉间、甚至汉武帝时儒者虚构的。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虚构”、“杜造”或“伪作”的判断。恨古之史辨派乃至后来跟进者们从方法上错在了哪里呢？他们不明白，或故意不明白，古代著作和现代著作的出现方式、版权归属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古代著作和其他古老民族的古老著作一样，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往往开始时有一个或几个卓越人物，干出了伟大事

^① 有关的研究概述，可参见武家璧：《〈尧典〉的真实性及其星象的年代》，载《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第78—82页。